

從海南島三種閩方言的澄母字論 語言層次的移植和調整**

郭 必 之*

摘 要

本文根據海口、文昌、瓊海三種海南島閩方言澄母字的表現，試圖說明語言層次「移植」和「調整」的道理。三種方言的澄母字都各有五種讀法，但彼此對應。經過審慎的研判，本文認為可以把它分為三個主要層次。通過和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比較，發現它們之間至少有兩個層次存在著對應關係，即1. 白讀層和2. 共同文讀層。這說明先民遷入海南時，他們的語言已經包含了兩個層次。海南和閩南本土的環境不同，前者明顯更受周邊強勢方言（例如粵方言）的影響，並因此新增了一個語言層次——「新文讀層」。這樣，三個層次疊置在一起，互相競爭，最後造成了音韻系統的「調整」。本文把「調整」的結果分為四項：1. 剩下「新文讀層」；2. 文白並存；3. 「雙向擴散」；4. 保持白讀音。如果方言之間「調整」的方向或步伐不一致，就會造成系統參差的局面。文章的末段會檢討「移植」和「調整」的關係，也會說明海南閩方言所提供的種種訊息，對於提昇「語言層次學」有什麼貢獻。

關鍵詞：層次、移植、調整、海南、閩方言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 本文初稿曾於「第八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海口，2003年11月）上宣讀。首先感謝張雙慶、萬波、莊初昇三位老師，讓我加入他們的團隊，一起到海南島調查方言。汪鋒兄、楊秀芳老師和《漢學研究》兩位審查人先後對本文提出了許多富啟發性的建議，筆者根據他們的意見作了局部的修訂，在此也要向他們說聲謝謝。文中的錯誤一概由筆者負責。

一、引 言

在漢語方言研究的領域中，閩南方言的語言層次一直是個引人注視的課題。眾所周知，閩南方言流通的範圍非常廣泛。除了福建南部、臺灣的大部分地區和廣東的潮州、汕頭外，成片的還有廣東的雷州半島、以及海南島大部分區域等等（袁家驊等 1989: 236）。海南島的閩南方言是由福建、潮州、高雷的移民帶過去的，大約在宋代開始成型。¹ 經歷了接近一千年的分化，再加上和其他語言的互動，海南島的閩南方言和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在音韻格局上有著較大的差異。連帶地，它所包含的語言層次，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舊層次的丟失，另一方面是新層次的加入。「丟失」和「加入」之間的具體情形如何，將會是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筆者會以海口、文昌和瓊海三個方言點為例，嘗試說明語言層次「移植」和「調整」的道理。

首先介紹本文採用的語料。廈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海南大學有一項「海南閩語調查計劃」。2003年7月，筆者有幸隨同張雙慶、萬波和莊初昇三位老師到海南島作實地考察。瓊海話的紀錄即出自萬波老師的手筆。² 海口話的資料由「海南閩語調查字表」提供。³ 至於文昌話則主要參考雲惟利

-
- 1 一般都認為海南的漢人主要來自閩、粵兩省，例如蘇雲峰（2002 [1986]: 11）指出：「移民來源，因地緣關係，以閩粵人為多數，但也有來自浙江及華中地區者，而以閩之泉州人與粵之高雷人較多，故風俗習慣與閩粵相同。」但符玉川（1996: 20）調查過海南各主要姓氏的族譜，發現「早期福建移民絕大多數均來自莆田而非漳泉人」，佔整體閩南移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為什麼現在的海南方言反而比較接近漳泉而跟莆田疏遠？可能跟莆田話長期受到福州話影響、已經變了質有關。至於海南方言形成的年代，當與下列兩個因素有關：1.大量移民湧入；2.文教興盛。宋代（尤其是宋元之交）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具體情形，參閱蘇雲峰（2002 [1986]: 10-11）的論述。
 - 2 何大安（1990b）和馮成豹（1992a, 1996）都對瓊海話的音系作過討論（何文稱之為「樂會話」）。萬波的記音和他們稍有不同。例如「牛」、「魚」兩字，萬先生的記音都是 [ŋu²²]，但何先生則分別記作 [gu²²] 和 [ŋu²²]。馮先生「牛」字的記音和何先生相同，但「魚」則記作 [ŋu²²]。正如馮成豹（1992a: 41）指出，瓊海市中心和郊區的口音存在些微的差異。三家的記音不盡相同，可能是由於發音人的不同背景造成的。為了系統的一致性，本文只採用萬波的記音。又，海南閩方言一般都有吸氣音（implosives），本文標寫為**ɓ**和**ɗ**。

(1987)。⁴

二、三種海南方言的澄母字

閩方言的聲母系統有幾個特徵，不少漢語方言學的專著都提過了：1. 中古非組字讀如幫組；2. 中古知組字讀如端組；3. 中古的全濁聲母清化以後，送氣與否似乎沒有特定的規律。但哪些字唸送氣、哪些字唸不送氣，各閩方言點又大抵一致。既然海口話、文昌話和瓊海話都是閩南方言的一員，那麼它們都應該具有以上三項特點。但事實並非如此。單看澄母字的情況，就不難發現其中部分和章系、精系字合流，不再和定母字相混。而且來源於送氣音的例子較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為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澄母字都有文白異讀：白讀的走向往往和定母字相同，文讀則顯示了另一種方言系統。筆者認為，澄母字是觀察海南方言語言層次絕佳的窗口。

「海南閩語調查字表」只收錄了47個澄母字，也許不夠代表性。但本文會同時參考三個方言點的資料，詳細比較它們的對應關係，因此能排除一些偶然的例外。47個字在三個海南方言點中的讀音，請參見本文的附錄。

在進入正題之前，必先瞭解一下海南方言聲母系統的一些特色。這些特色是經由下列的音韻規則造成的（參考楊秀芳 1987: 32）：

$$(1) \quad \begin{pmatrix} p \\ t \end{pmatrix} \longrightarrow \begin{pmatrix} b \\ d \end{pmatrix}$$

$$(2) \quad s \longrightarrow t$$

3 記音人陳鴻邁，是以海口話為母語的。陳先生另撰有《海口方言詞典》（陳鴻邁 1996），本文也參考了這部著作。

4 根據梁猷剛（1984a），海南的閩方言可以分為五片：府城片、文昌片、萬寧片、崖縣片和昌感片。海口話屬府城片，文昌話和瓊海話則屬文昌片。由於資料不全，暫時無法把其他幾片的方言點都包羅進來。

$$(3) \quad ts \longrightarrow t \begin{array}{l} / \\ \backslash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a \\ o \\ u \end{array} \right\}$$

$$(4) \quad \left(\begin{array}{c} p^h \\ ts^h \\ \{ k^h \\ t^h \} \end{array} \right) \longrightarrow \left(\begin{array}{c} \Phi \\ s \\ x \end{array} \right)$$

這些變化可以概括為一系列「拉力連鎖」(pull chain) 的反應。⁵「以舌尖音而言，t 先變成了吸入音。⁶於是留下了一個發音上的空檔，這個空檔吸引了鄰近的 s 進來填補。s 剩下的空，接著又由 ts^h 來填補。雙唇的情形，也相類似。」(何大安 1987: 116) 認識「拉力連鎖」效應，對於辨別三種海南方言的語言層次有重大的意義。一來可以根據這些規則，恢復相關聲母本來的面貌，方便和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作比較。其次，好些音讀不容易以「拉力連鎖」的角度解釋，即可以視為晚近（即「拉力連鎖」發生以後）借入的層次。

中古澄母字在海口、文昌、瓊海三種方言中不約而同都有五種讀法：

(5) 中古澄母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的讀法

海口	ɖ (茶)	t (秩)	ts (趙)	s (池)	h (柱)
文昌	ɖ (廚)	t (傳~記)	tɕ (仗)	ɕ (程)	h (蟲)
瓊海	ɖ (綱)	t (站)	ts (治)	s (潮)	x (沉)

5 有關海南方言的「拉力連鎖」，討論甚多。除楊秀芳（1987）外，還可以參考 Solnit（1982）、Baron（1983）、丁邦新（1986: § 4.2）、何大安（1987: 115-117; 1988: 35）、張光宇（1990）、雲惟利（1996）及黃谷甘（1998）。丁先生論述的是儋州村話，其餘幾位研究的都是閩南方言。可以說，海南島大部分漢語方言都經歷了「拉力連鎖」。

6 一般學者都認為海南的漢語方言之所以產生「拉力連鎖」，是受到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上引的著述，大都提到這一點。

三個方言點的對應都相當整齊，⁷但各聲母的管字卻有相當程度的出入，尤其是具有文白異讀者。⁸底下試作一些分析：（一）「柱」海口、文昌都有文白異讀，瓊海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文昌的白讀音；（二）「住」海口、文昌都有文白異讀，瓊海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文昌的文讀音；（三）「遲」文昌、海口都有文白異讀，瓊海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文昌、海口的白讀音；（四）「錘」文昌、海口都讀h聲母，瓊海讀s聲母，來源顯然並不一樣；（五）「籌」文昌有文白異讀。海口、瓊海都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文昌的文讀音；（六）「沉」三個方言點都有文白異讀。文讀音完全對應，白讀音文昌、瓊海有同一個來源（h~x），海口則屬於另一個來源（d）；（七）「秩」文昌唸h聲母、海口t聲母、瓊海s聲母，三種讀音的來源都不一樣。這也是唯一一個所有方言點都不對應的例子；（八）「腸」海口有文白異讀，文昌、瓊海都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的白讀；（九）「場」海口有文白異讀，文昌、瓊海都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的白讀；（十）「仗」海口、瓊海都有文白異讀，文昌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瓊海的文讀；（十一）「直」海口、瓊海都有文白異讀，文昌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瓊海的白讀音；（十二）「蟲」海口有文白異讀，文昌、瓊海都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的白讀音；（十三）「重」（~複）海口有文白異讀，文昌、瓊海都只有一種讀法，相當於海口的文讀音。文白異讀廣泛存在，顯示三種方言都蘊含著豐富的語言層次。但每一個層次所覆蓋的範圍，三種方言又顯然不盡相同。因此，可以看到很多甲方言有文白異讀、而乙方言只對應於其中一種讀法的例子。⁹到底應該怎樣理解這種現象？通過比較海南方言的層次，又能否增加對「語言層次學」的認識？在回答這兩個問題前，先要把各層次梳理清楚，辨明它們的來源。

7 文昌的ç和瓊海的x都是音標處理上的問題。文昌話沒有s聲母，瓊海話也沒有h聲母。

8 從另一個角度看，聲母沒有文白異讀的澄母字，在三個方言點中往往完全對應，計30例，只有「錘」、「秩」兩字例外。

9 聲母具文白異讀的澄母字，只有少數完全對應。也就是說，不管是白讀、還是文讀，都符合對應規律者。它們包括「陳」、「陣」、「長」（~短）、「丈」，一共4例。

三、澄母字不同層次的來源

雖然海口話、文昌話和瓊海話的澄母字都各有五種讀音，但並不等於說它們有五個層次，因為有些讀法明顯呈現出互補的狀態、另外有些層次又有相似的語言特徵，不易分辨。本文的做法是：首先利用文白異讀的訊息，嘗試排出各層次的先後次序，然後和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加以比較。

(一) 文白異讀的訊息

文白異讀是辨認語言層次最重要的一種方法。我們可以根據這種異讀現象，探究層次的相對年代。在澄母字的五種讀法中，**d**和**h**（包括瓊海的**x**，下同）經常都以白讀的身分出現，如「住」文昌白讀 [dʌʔ]、¹⁰文讀 [tʃiʔ]；「長」（~短）瓊海白讀 [dʌ]、文讀 [siaŋ]；「柱」海口白讀 [hiau]、文讀 [tu]；「蟲」海口白讀 [haŋ]、文讀 [soŋ]。下面兩張圖表是一些統計數字：

(6) 中古澄母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唸 **d** 的統計¹¹

	海口	文昌	瓊海
總出現次數	17	17	15
涉及文白異讀者	10	7	5
作為白讀次數	10	6	5
作為文讀次數	0	1	0

(7) 中古澄母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唸 **h** 的統計

	海口	文昌	瓊海
總出現次數	4	4	3
涉及文白異讀者	3	1	1
作為白讀次數	3	1	1
作為文讀次數	0	0	0

10 爲了書寫方便，除有特別需要外，列舉字音時一律不標聲調。

11 本文所關心的只是聲母上文白異讀的問題。遇到韻母或聲調有異讀的情況，例如「丈」海口話有兩個白讀音 [dʌ] 和 [dʌ]，計算 **d** 聲母出現的次數時只把它當作一次處理。

這些聲母出現的次數儘管並不很多，但由於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作為白讀音，所以本文相信它們比其他幾種聲母更早進入海南方言的體系中。¹² 至於 **d** 和 **h** 的關係，暫時只知道它們之間沒有互補的性質。¹³ 但孰先孰晚，單看文白異讀的情況，是無法知曉的。

ts 和 **s**（包括文昌的 **tʃ** 和 **ʃ** 下同）基本上只出現在文讀音中，上文提到的「住」、「長」就是其中的例子。**t** 的情況有點特別：它既可作文讀層的聲母，也可以白讀音的身分出現。例如「住」海口白讀 [**dʃiu**]，文讀 [**tu**]；瓊海「陣」白讀 [**tun**]，文讀 [**tsin**]。以下是關於這三種聲母的統計數字：

(8) 中古澄母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唸 **t** 的統計

	海口	文昌	瓊海
總出現次數	6	5	3
涉及文白異讀者	3	3	1
作為白讀次數	1	2	1
作為文讀次數	2	1	0

(9) 中古澄母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唸 **ts** 的統計

	海口	文昌	瓊海
總出現次數	15	15	16
涉及文白異讀者	4	3	4
作為白讀次數	0	0	0
作為文讀次數	4	3	4

12 文昌話「沉」的文讀有 [**dʃiom**¹¹] 一音，是唯一的例外。這個字音顯然是「文白混合」的產物，即以白讀作為聲母，以文讀作為韻母。下文還會談到「文白混合」的問題。

13 例如海口話「蟲」、「重」（輕~）的韻母都是 **aŋ**，但前者的聲母是 **h**，後者是 **d**；又如文昌話「廚」、「錘」都唸陽平調，但前者的聲母是 **d**，後者是 **h**。

(10) 中古澄母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唸s的統計

	海口	文昌	瓊海
總出現次數	19	16	16
涉及文白異讀者	8	5	3
作為白讀次數	0	0	0
作為文讀次數	8	5	3

另一方面，ts和s有明顯互補的痕跡：s只能配平聲字，ts只能配仄聲字。表(11)的數字很能說明這一點：

(11) ts、s出現的場合和聲調的關係

	海口	文昌	瓊海
總出現次數 (ts/s)	15/19	15/16	16/16
平聲次數 (ts/s)	0/19	0/16	0/16
仄聲次數 (ts/s)	15/0	15/0	16/0

出現這樣的互補關係，使人聯想到ts和s大概來自同一個層次。¹⁴

現在得到一個印象：d和h都是白讀層的標誌。和它們對立的，是ts和s，即文讀層的讀音。t的地位好像不容易確定。但只要回看再看規律(3)，就會明白箇中真相。規律(3)是說：ts聲母在a、o、u元音前會變為t。以「陣」字為例，三種方言都有ts：t這樣的文白異讀。乍看起來，t好像是屬於白讀層的讀音。其實這是受到後面u元音的影響，使ts改讀為t所造成的「假象」。「陣」字文白的分野，在於韻母(in：un)而不在於聲母。還有一個例外：文昌話「籌」字白讀[tɿuʔ]我們不能用規律(3)去解釋它，因為它沒有a、o、u元音。在雲惟利(1987: 131)提供的同音字表中，和「籌」同音的還有「受」、「授」、「壽」等字。「壽」讀[tɿuʔ]是符合演變規律的。¹⁵

14 不同層次的聲母在三種方言中的表現並不完全相同。箇中原因，可能和競爭結果的不一致、以及層次形成的時間有關。參考郭必之 (Kwok 2003)。

15 「壽」的t聲母源自s。參考規律(2)。

筆者思疑「籌」之所以讀 [tiuʔ] 是受諧聲偏旁影響的結果。¹⁶ 注意「籌」本來是陽平字，但今天它和「壽」字一樣，讀陽入調。排除掉「陣」、「籌」兩個特例之後，可以確定 t 和 ts、s 一樣，屬於文讀層次。t 是 ts 的條件變體 (conditional variant)。

(二) 和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比較

各種聲母和文白的關係雖然大抵釐清了，但仍不足以討論本文的主題——層次「移植」和「調整」。下一步筆者會引用大陸本土閩南方言的資料，和三種海南方言加以比較，希望可以勾勒出海南方言各層次形成的過程。

海口話、文昌話和瓊海話毫無疑問都屬於閩南方言，但它們似乎都不是由單一種閩南方言派生而來的，¹⁷ 這和臺灣話的情形有點相似。本文據以比較的，是廣東的潮陽話和福建的廈門話。一來它們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來相關資料十分齊備，容易比較。廈門話主要根據北京大學 (1989) 和周長楫 (1998)，潮陽話則參考張盛裕的一系列文章 (1979, 1982, 1995)。

之前提過：由於海南方言經歷過「拉力連鎖」，不少聲母都移了位，所以不能和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進行直接比較。為求醒目，底下的圖表會援引 (1) 至 (4) 號規律，恢復這些聲母原來的音值，並以「*」號作標示。所有例字，一律只列聲母，有需要時會再作註明。

先看 d、h 兩種聲母的對應：

16 有關字形對字音的影響，李榮 (1982 [1965]: 112-114) 有詳細的討論。

17 張琨 (1993) 曾經從聲調方面入手，指出海南方言和漳平、揭陽、潮陽、潮安都有相似的地方。事實上，前人拿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和海南方言作比較時，往往會發現「部分特點對應、部分不能對應」的現象。海南方言應該是由多種閩南方言累積而成的，參考註 1 的討論。

(12) 海南方言 **d** 聲母和大陸本土閩南方言的對應

	海口	文昌	瓊海	廈門	潮陽
a. 茶	d (< *t)	d (< *t)	d (< *t)	t	t
b. 遲	d (< *t) (白)	d (< *t) (白)	d (< *t)	t	t (白)
c. 綢	d (< *t)	d (< *t)	d (< *t)	t	t
d. 丈	d (< *t) (白)	d (< *t) (白)	d (< *t) (白)	t	t (白)
e. 直	d (< *t) (白)	d (< *t)	d (< *t) (白)	t	t
f. 重 (輕~)	d (< *t)	d (< *t)	d (< *t)	t	t

海南方言的 **d** 和閩南本土白讀層的 t 完全對應。事實上，根據規律 (1)，**d** 正是由 t 變過來的。所以不妨說，閩南本土的 t 「移植」到海南島之後，演變為 **d**。「移植」這個詞語一方面強調「已經離開了本土」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標榜彼此仍然存在著密切的親緣關係。

(13) 海南方言 **h** 聲母和大陸本土閩南方言的對應

	海口	文昌	瓊海	廈門	潮陽
a. 柱	h(< *t ^h) (白)	h(< *t ^h) (白)	x(< *t ^h)	t ^h (白)	t ^h (白)
b. 錘	h(< *t ^h)	h(< *t ^h)	另有來源	t~t ^h	t (~t ^h) ¹⁸
c. 沉	h(< *t ^h) (白)	另有來源	x(< *t ^h) (白)	t	t ^h (文)
d. 秩	另有來源	h(< *t ^h ?)	另有來源	-----	t
e. 蟲	h(< *t ^h) (白)	h(< *t ^h)	x(< *t ^h)	t ^h	t ^h

海南方言澄母字讀 **h** 的一致性比較低。完全對應的，只有 (a) 「柱」、(e) 「蟲」兩個字，剛好這兩個字在閩南本土都讀 t^h。規律 (4) 說，海南方言 **h** 的其中一個來源就是 t^h。(b) 「錘」、(c) 「沉」在閩南本土裡都有送氣和不送氣兩種讀法，¹⁹ 其中送氣一讀「移植」到個別的海南方言裡，發展為 **h**。²⁰

18 在張盛裕 (1982) 的字表中，「錘」只有不送氣音一讀。但《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 1989: 164) 卻收錄了兩個讀音：[tʰui] 和 [tʰui]。《字匯》所記的是潮州話。這裡把送氣和不送氣兩種都標示出來。

19 「沉」廈門只有不送氣一讀。周長楫 (1998: 197) 收有 [t^hiam¹¹] 一詞，意思是「把物體沉入水裡淹沒或淹死」，本字不明。筆者懷疑是「沉」字，但不能解釋為什麼它讀陽去調。

20 也許有人會質疑：儘管「沉」字潮陽話和文昌話、瓊海話顯示出對應關係，但潮陽話送氣

(d)「秩」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分屬三種聲母，也許是由於誤讀造成的。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知道：屬於海南方言白讀層的 *d*、*h*，大都可以在閩南本土中找到源頭。至於 *d* 和 *h* 有什麼關係？這就牽涉到怎樣看待中古全濁聲母在閩方言中的表現。眾所周知，中古全濁聲母在閩方言中清化以後，大部分字讀不送氣音，少數字讀送氣音，並不以韻類或調類為條件。好些學者嘗試以語言接觸的角度來觀察，認為這種不規則的現象是語言層次疊置的結果。例如余靄芹（Yue-Hashimoto 1976）認為閩方言的底層和侗台語有關，在這個層次上古全濁聲母清化後都讀不送氣音，送氣音是從北方話借移過來的。丁邦新（1998: 160-163）著眼於整個漢語史發展的脈絡，指出閩方言的前身可能有兩套濁輔音，一套不送氣，一套送氣。不送氣的一套顯示了早期的特徵，送氣的一套則源自晚期遷入閩地的移民。兩套濁音清化以後，便出現「犬牙交錯」的情形，找不出分讀的音韻條件了。李如龍（1985）則主要從文白異讀入手，發現文白的差異如果表現在送氣不送氣的層面上，往往是白讀送氣，文讀不送氣。也就是說，早期的層次應該是唸送氣的，晚期的層次才是讀不送氣音，和余靄芹的結論剛好相反。他們的說法都各有優點。不過，當細心檢視過閩方言的白讀層，就會看見它既有唸送氣的（例如「柱」），也有唸不送氣的（例如「茶」），並不如余靄芹所講的「全部不送氣」，也不像李如龍所主張的「全部送氣」。本文認為閩方言的白讀層本身就是一個「犬牙交錯」的系統，²¹ 其性質多多少少有點像由羅杰瑞（Norman 1973, 1974）提出的「原始閩語」（Proto-Min）。²² 要知道哪些字讀送氣、哪些是不送氣，便需逐個字去考究。就澄母字而言，「柱」、「蟲」在閩南本土白讀一律讀送氣音，「茶」、「直」一律不送氣。即使推到「原始語」階段，這兩組字也應該有所區別。²³ 今天海南島閩方言「柱」、「蟲」讀 *h*，

的讀法是後起的（文讀音）。這幾種方言之間的對應，有沒有可能是共同發展的結果？本文不能抹煞「共同發展」的可能性，但「移植」說（即送氣和不送氣兩種讀法一同「移植」到海南島）似乎更有說服力。詳情參閱下文的討論。

21 這裡所講的「犬牙交錯」是指以《切韻》系統的角度去作觀察。

22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羅杰瑞在撰寫那兩篇文章的時候，並未有層次的觀念。

23 在羅杰瑞（Norman 1973: 227）擬構的「原始閩語」中，「茶」、「直」的聲母都是 **d*，「柱」、「蟲」的聲母都是 **d*^h。

「茶」、「直」（白讀）讀 *d*，都是承繼閩南本土的白讀層而來的。

閩南本土的文讀層，有沒有「移植」到海南的例子？（c）「沉」在潮陽話裡，白讀 [tim]、文讀 [t^hiam]、[t^him]。海口、瓊海白讀音唸 *h* 聲母，看來是「移植」自潮陽一系方言的文讀音。²⁴ 其實何大安（1981）早在研究澄邁話的文白異讀時，便留意到部分海南閩方言的白讀音和漳州一系的文讀音相合，他的解釋是這樣的：「……澄邁文讀音恐怕不是漳州方言所原有的，是後起的。這種新的文讀音的介入，使原有的文讀音被迫當作白話使用，而原來的白話音遂進一步被廢棄了。」（何大安 1981: 123）²⁵ 何先生的論述雖然未必完全適用於海口、文昌、瓊海三種方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閩南本土的文讀層，的確可以在海南方言裡找到蹤影。底下我們為 *t*、*ts* 和 *s* 三種聲母找對應時，會看到這方面更多的消息。

t、*ts* 和 *s* 都屬於海南方言文讀層的讀音。*t* 和 *ts* 屬於條件變體，我們把這兩個聲母放在一起討論。

（14）海南方言 *t*、*ts* 兩種聲母和大陸本土閩南方言的對應

	海口	文昌	瓊海	廈門	潮陽
a. 住	t(< *ts) (文)	tɕ(< *tɕ) (文)	ts(< *ts)	ts (文)	ts (文)
b. 趙	ts(< *ts)	tɕ(< *tɕ)	ts(< *ts)	t	t
c. 站	t(< *ts)	t(< *ts)	t(< *ts)	ts	ts ²⁶
d. 傳 (~記)	t(< *ts)	t(< *ts)	t(< *ts)	t	t

24 正確一點說，這種「文讀音」屬於閩南的「共同文讀音」（舊文讀音），還有一種唸塞擦音的「新文讀音」。可參閱下文表（16）的分類。不容否認的是，在廈門話的「共同文讀層」中，平聲字並非全部都讀送氣音。然而細審張盛裕（1982: 60）所提供的潮陽話語料，便可以發現澄母字「以 *t*- 為白讀，以 *t^h*- 為文讀」這樣的組合中，沒有夾雜一個仄聲字，好像「籌」、「墜」、「塵」、「呈」、「重」（~陽）等都是平聲字。此外定母字的文白異讀也顯示了相同的現象。由此可見，潮陽話的文讀層是以聲調作為送氣與否的條件。廈門話與之相應的層次不太明顯，可能是和其他層次長期互相滲透（diffuse）的結果。

25 丁邦新（1998[1992]: 197-200）也討論過方言層次借用的例子，並歸納為「以另一方言白話作文讀」、「以另一方言文讀作白話」、「以本方言文讀作白話」和「文白混雜產生新讀」四種類型。

26 「站」字張盛裕的字表漏收。此據《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 1989: 233）「潮州」一欄補。

e. 陣	ts(< *ts) / t(< *ts)	tɕ(< *tɕ) / t(< *tɕ)	ts(< *ts) / t(< *ts)	ts (白) ²⁷	ts (白)
f. 侄	ts(< *ts)	tɕ(< *tɕ)	ts(< *ts)	t	t
g. 直	ts(< *ts) (文)	只有白讀音	ts(< *ts) (文)	t	t
h. 鄭	t s(< *ts)	tɕ(< *tɕ)	ts(< *ts)	t	t

這八個例子可以粗分為兩類：一類包括 (a)「住」、(c)「站」、(e)「陣」，另一類則包括 (b)「趙」、(d)「傳」、(f)「侄」、(g)「直」、(h)「鄭」。它們的分別，在於前者可以在閩南本土中找到源頭，而後者不能。這意味海口等三種方言一方面「繼承」了閩南本土的文讀層，另一方面在跟閩南本土分支、定居海南以後，又吸收了一批新的文讀音。²⁸ (14) 全都是仄聲字，它們只代表新文讀層的其中一部分。下面討論過海南 s 聲母（平聲字）和閩南本土的對應後，相信會對新文讀層有進一步的瞭解。

(15) 海南方言 s 聲母和大陸本土閩南方言的對應

	海口	文昌	瓊海	廈門	潮陽
a. 池	s(< *ts ^h)	ɕ(< *tɕ ^h)	s(< *ts ^h)	t	t
b. 遲	s(< *ts ^h) (文)	ɕ(< *tɕ ^h) (文)	只有白讀音	t	ts ^h (文)
c. 潮	s(< *ts ^h)	ɕ(< *tɕ ^h)	s(< *ts ^h)	t	ts ^h (文)
d. 籌	s(< *ts ^h)	ɕ(< *tɕ ^h) (文)	s(< *ts ^h)	t	t ^h (文)
e. 沉	s(< *ts ^h) (文)	ɕ(< *tɕ ^h) (文)	s(< *ts ^h) (文)	t	t ^h (文)
f. 長 (~短)	s(< *ts ^h) (文)	ɕ(< *tɕ ^h) (文)	s(< *ts ^h) (文)	t	ts ^h (文)
g. 程	s(< *ts ^h)	ɕ(< *tɕ ^h)	s(< *ts ^h)	t ^h	t ^h
h. 重 (~複)	s(< *ts ^h)	ɕ(< *tɕ ^h)	s(< *ts ^h)	t	t ^h (文)

根據規律 (4)，海南方言的 s 聲母都來源於 *ts^h。拿它跟閩南本土的文讀層比較，出現了三種情況：(一) 完全對應。例如 (c)「潮」三種海南方言都讀 s，和潮陽的文讀音 ts^h 對應。(b)「遲」、(f)「長」都屬於這一類；(二) 部分對應。例如 (e)「沉」三種海南方言都讀 s，而潮陽讀 t^h。屬於同

27 廈門話「陣」有 [tsun]、[tin] 兩讀，前者為白讀，後者為文讀。實際上 [tsun] 的聲母屬於文讀的層次，韻母才屬於白讀，和「知」讀 [tsai] 的情形相近。潮陽話亦如是。

28 這點和何大安 (1981) 對澄邁話的分析相當接近。

類型的，還有 (d)「籌」、(g)「程」、(h)「重」。在這些例子中，海南的特點是「端組、知組有別」，閩南本土則維持「端組、知組不分」。兩者之間，只有送氣的部分是對應的；(三) 不對應。例如 (a)「池」海南三點都讀s，閩南本土兩點都讀t。無論是「端知分合」、抑或是送氣與否，海南和閩南本土都有不同的走向。這樣的局面看似複雜，但只要換個角度，就不難解釋清楚。

上述所講的三種對應關係，是從海南方言的角度出發。如果從閩南本土的方向考量，就會留意到澄母平聲字包含了三個層次：²⁹

(16) 潮陽話澄母平聲字的三個層次

	讀塞擦音？	讀送氣音？	例字
層次III(ts ^h)	+	+	遲、潮、長
層次II(t ^h)	-	+	籌、沉、程
層次I(t)	-	-	池

層次I是白讀層，層次II是舊文讀層，層次III是新文讀層。這三個層次的覆蓋的面積各有差異，只有極少數澄母平聲字同時擁有三種讀法。³⁰ 所以，拿海南方言的新文讀音來跟閩南本土比較時，就出現了三種對應方式。

三種海南方言新文讀層和潮陽的層次III完全相應，關係不辨自明。再加上從表(14)得到的訊息，多多少少可以掌握到海南新文讀層的一些特色：(一) 澄母字讀塞擦音；(二) 平聲送氣；(三) 仄聲不送氣。何大安(1981)曾經就澄邁話的情況，推測新文讀層來自粵方言：「從這幾個特點來看，粵方言似乎是相當可能的一個方言。因為它不但符合這些條件，在地理上也正與澄邁有相鄰的關係。」(何大安 1981: 131) 楊秀芳(1982)調查潮州話的文白異讀，也有類似的意見：「這一層的許多特點在漢語音韻發

29 嚴格來說，只有潮汕一帶的閩南方言才會體現出三個語言層次。福建的閩南方言一般只有t、t^h兩層，參考楊秀芳(1982: §5)的討論。澄母平聲字由於涉及「送氣不送氣」、「舌頭、舌上分合」兩個因素，比較能清楚地顯示出三個層次的特點。這也是本文其中一個挑選澄母字作為討論對象的原因。

30 在潮陽話裡，這樣的例子只有一個：「遲」[ti] (凌~)、[t^hi]、[ts^hi] (~到)。

展上要比第二層來得晚，並且和現代的粵方言有近似之處」（楊秀芳 1982: 500）。³¹ 本文同意他們的見解。³² 那麼，海南方言的新文讀層，是通過潮陽一系的方言傳入、還是直接假借於粵方言？

論覆蓋面積，海南方言新文讀音比任何一種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都要廣泛。像表（15）中的（a）「池」、（d）「籌」、（e）「沉」、（g）「程」，就根本沒法在大陸本土找到它們的「新文讀音」。可見肯定，海南方言直接從粵方言借入一批新文讀音。但我們又沒有很堅實的證據，證明所有新文讀音都是跟粵方言接觸後而產生，而不是間接經過潮陽一系的方言傳入。本文暫時的意見是，兩種來源都有。和白讀層一樣，新文讀層也經歷了「拉力連鎖」。可以說，海南方言各個層次的格局，在「拉鏈」發生前已經大致定型。

還有個別的現象需要解釋一下。「秩」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分屬不同聲母：海口 t，文昌 h，瓊海 s。但無論哪一種，都不能和閩南本土的 t 掛鉤。海口的讀音 [tit] 引起筆者較大的興趣，因為它和廣州話聲、韻俱同，只是聲調有高低之別。³³ 「秩」字在海口的讀法可能是從廣州或其他粵方言區輸入的。假如推斷無誤，借入的時間必定發生在規律（1）失效之後，因為它沒有變成 d。剛好澄邁話有幾個字包含兩種文讀音，其中一種文讀也無法通過「拉力連鎖」來作理解。以下是何大安（1981: 123）的紀錄：

31 海南方言之所以受到粵方言較大的影響，可能和它長期隸屬於廣東省有關。注意潮陽和潮州，也是由廣東省管轄的。

32 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99 [1960]: 491）卻認為新文讀層和官話方言有關，原文是這樣寫的：「The phonemes belonging to the stratum A (the more literary one), coincide with the phonem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 IH-YIN, like in the Mandarin dialects.」中古全濁聲母在新文讀層中的清化模式的確和官話方言無別，不過如果結合新文讀層的其他特徵（例如有塞音韻尾）來觀察，我們認為粵方言更加符合條件。

33 「秩」字在大部分粵方言裡都有相近的讀音：廣州、順德、東莞、中山、斗門、韶關、信宜、雲浮都讀 [tit]（聲調或有別），臺山唸 [et]，開平唸 [it]（來源於 *t-），廉江是 [tik]。參考詹伯慧主編（2002: 360）。中古的知組字，粵方言普遍都讀塞擦音，只有「秩」、「啄」等幾個字例外。

(17) 澄邁話兩種文讀音的比較

例字	白讀	文讀 I	文讀 II
a. 狀	to	tuaŋ	tsuaŋ
b. 三	ta	tam	sam
c. 雪	tuai	tit	sit
d. 實	tat	tit	sit

以 (a)「狀」爲例，白讀音和文讀音 I 的 t 聲母是 *ts 通過規律 (3) 形成的。讀 t 是正常不過的表現。但文讀音 II 就不能這樣理解。因爲當規律 (3) 生效，ts 聲母就不可能接 u 元音。唯一的解釋是：文讀音 II 是規律 (1) — (4) 失效以後才從別的方言借入的。海口話「秩」字這個個案，和 (17) 諸字的情況相類，可以等量齊觀。如果不嫌棄它管字太少，可以把它視爲一個比「新文讀層」更新的層次看待。

總括上述的討論，本文可以把海南方言的澄母字劃分爲四個層次：

(18) 海南方言澄母字的四個層次

	聲母	例字	說明
層次 IV (?)	t	秩	無法通過「拉力連鎖」來理解，疑爲晚近從粵方言借入之層次
層次 III	t、ts、s	站、鄭、潮	新文讀層，從粵方言借入
層次 II	h	錘、沉	與閩南本土的「舊文讀層」對應，限於平聲字
層次 I	d、h	茶、綢、柱	與閩南本土的白讀層對應

需要指出的是：層次 II 僅限於平聲字（只能從平聲字中體現出它的特點）。仄聲字層次 I 和層次 II 同型。要分辨的話，就得依靠韻母提供的訊息。這方面和本文主題無涉，不擬詳細討論了。

四、層次的「移植」和「調整」

通過尋找閩南本土和海南澄母字各個層次的對應，本文體認到，閩方言擴散到海南島的時候，已經是個文白複雜的方言。當時它所包含的層次，至

少有屬於土語性質的白讀（表 16 的層次 I）、以及寢近於唐宋標準音的文讀（表 16 的層次 II），³⁴ 也許還有為數不多的新文讀（表 16 的層次 III）夾雜其中。也就是說，在方言分支的過程中，方言所蘊含的各個層次——不管是「滯古」的成分、還是「創新」的因素——都會一併「移植」到新的聚落點。這個認識對於我們理解方言形成、以及「方言區域史」（丁邦新 1992）都非常重要。何大安研究語言接觸和語言層次的關係時，曾經不止一次指出：四川達縣的湘方言島（何大安 1990a: 852-853, Ho 1996: 223-226）帶有一個類似贛方言的層次。原來湘方言島的居民，祖上都來自江西泰和一帶，元末明初遷往湖南，最後才定居四川。可以推斷：操湘方言的移民到達四川的時候，他們口中的語言就已經帶有贛方言的底層。郭必之（2004b）在重構粵方言史的過程中，發現粵方言的主要層次是宋代的南方官話，但這種官話又包含了六朝江東方言的成分，所以粵方言裡有好些「特字」能夠和吳、閩諸方言對應。從上述幾個實例看來，「層次移植」說為我們帶來了好些新的概念：（一）方言之間的聯繫。以往普遍只用「譜系樹」模型（family tree model）來討論方言之間的關係。筆者並不否認，這是語言分化最主要的模式。可是，這種模式把所有語言都規劃成單一層次的語言，卻和本文的觀察頗有出入。筆者認為，方言的分支過程應該是「立體」的，是多個語言層次的「集體移植」。方言分支的真實的情形，恐怕要比「譜系樹」所描述的要複雜得多；³⁵（二）層次之間的對應：既然方言的分支是「立體」地進行的，尋求方言的對應規律時，便不能沒有層次的概念。在這篇文章中，筆者以閩南本土和三種海南方言為例，對聯繫層次之間的對應進行了初步的示範。不同層次有不一樣的覆蓋面積，所以在推尋大的對應規律之餘，也不能忽略一些個別的例子。這些「特例」，可能會透露出另一段鮮為人知的方言史。

海南島和閩南本土的語言環境可謂迥然不同。在分支之後，它們和不同的語言 / 方言發生接觸，程度又有深淺之別。大抵來說，海南方言受到粵方

34 關於閩方言「共同文讀層」的性質，參閱楊秀芳（1982: 507-511）。

35 徐通鏞（1991: 423）早就指出這一點：「歷史比較法的一個先天性弱點就是把所比較的材料統統納入一個時間層次，擬測出來的原始形式也分不出時間上的先與後。把文白異讀引入歷史比較研究，我們就有條件利用文白的不同層次對語言進行有層次的歷史比較研究。」郭必之（Kwok 2003）在這方面有較詳細的論述。

言較大的影響，甚至形成了一個「新文讀層」。其他層次，在面對這個新進層次的衝擊下，作出了結構性的「調整」。

「調整」的第一個結果，是舊層次的敗退，現在只有新文讀音。在本文所調查的三個方言點中，各有大約一半的澄母字只剩下新文讀的讀法。這些詞彙（字）大部分比較文雅，³⁶ 例如「持」、「朝」（~代）、「召」、「宙」、「值」等，但也有些屬於常用詞彙，例如「池」、「趙」、「程」、「鄭」。雖然如此，但從大處著眼，詞彙的性質似乎和層次「調整」的方向仍然有一定的關係。在本節完結之前還會有進一步討論。

「調整」的第二個結果，是新、舊層次共存，並以文白異讀的形式出現。表（18）顯示海南方言包含了四個層次。理論上，文白的組合有很多可能性。例如以層次I為白讀，層次II為文讀；或者層次II為白讀，層次III為文讀；也可以是層次I為白讀，層次IV為文讀等等。不過，就本文搜集得來的材料看，卻只有兩種組合：（一）層次I為白讀，層次III為文讀；（二）層次II為白讀，層次III為文讀。以前者比較常見。筆者在解讀這些例子的過程中，得到若干啓示：（一）白讀層受到文讀層的壓力而丟失，在漢語方言中屢見不鮮。海南的情況有點特殊，因為閩方言到達那裡的時候，至少已經包含兩個層次。後來新文讀層加入，兩個「土語」的層次在劇烈的競爭下，各有丟失。第3.2節引述過何大安（1981）對澄邁話的分析。他認為新文讀音的介入，會使原有的文讀音被迫當作白話使用，而原來的白話音則會受到廢棄。海口、文昌、瓊海三種海南方言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呢？表（19）羅列了所有澄母平聲字帶文白異讀的例子。這裡選擇平聲字，是因為只有平聲字才能體現層次II（參考表18）的存在。這張圖表設計的目的，是想看看兩個土語層（I和II）在層次III的壓力下，如何作出「調整」：

36 我們的團隊以字表來進行調查，所以這裡所指的「詞彙（匯）」就相等於「字」。

(19) 三種海南方言澄母平聲字帶文白異讀的例子 (文讀居上, 白讀居下)

	海口	文昌	瓊海
a. 遲	si (層次III) ɗi (層次I)	ɕi (層次III) ɗi (層次I)	----- ɗi (層次I)
b. 沉	sim (層次III) hiam (層次II)	ɕiom (層次III) ɗiam (層次I)	sioim (層次III) xiam (層次II)
c. 陳	sin (層次III) ɗaŋ (層次I)	ɕian (層次III) ɗan (層次I)	sin (層次III) ɗan (層次I)
d. 長 (~短)	siaŋ (層次III) ɗo (層次I)	ɕiaŋ (層次III) ɗo (層次I)	siaŋ (層次III) ɗo (層次I)
e. 腸	siaŋ (層次III) ɗo (層次I)	----- ɗo (層次I)	----- ɗo (層次I)
f. 場	siaŋ (層次III) ɗio (層次I)	----- ɗio (層次I)	----- ɗio (層次I)
g. 重 (~複)	soŋ (層次III) ɗiaŋ (層次I)	ɕoŋ (層次III) -----	soŋ (層次III) -----

在這些「文白並存」的例子中，層次I（閩南本土的白讀音）往往得到保留，反而層次II（閩南本土的舊文讀音）卻鮮見蹤影。唯一的例子，是（b）「沉」。可見層次的替換，不見得一定是「新」取代「舊」。（二）不管是哪一種文白組合，層次III（新文讀層）在所有例子中都以文讀音的形式出現。³⁷這說明層次III已經完全扮演了「文讀」的角色，而且是一個相當強勢的層次。當新文讀音在文白競爭中勝出，就會變成類似「持」、「召」、「值」、「鄭」這種只剩下一讀的例子；（三）（b）「沉」字在不同的方言裡以不同的層次作為白讀音：海口、瓊海明顯都源於層次II，文昌則來自層次I。³⁸這種現象，其實和第一點呼應：層次的替換隱含著一些規律，「調整」的方向也會因方言而異。

層次之間長期互動，彼此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文讀、白讀的音類可以互相入侵對方的地盤，構成種種「文白混合」的讀音，這正是由王士元、

37 在本文觀察的47個澄母字中，並沒有任何以「層次I為白讀、層次II為文讀」這樣的組合出現。

38 這也是目前唯一找到的例子。如果從其他角度出發，相信會有更多發現。

連金發 (Wang and Lien 1993) 所提出的「雙向擴散」(bidirectional diffusion) 理論的基本精神。海南閩方言以層次豐富著稱，理論上可以找到不少線索。可惜本文的焦點集中在中古澄母字方面，所以目前只能看到一個相關的例子。文昌話「沉」有兩個文讀音：[ɕiom]、[dʰiom]。前者的聲母、韻母俱屬文讀層，而後者則韻母屬文讀層，聲母屬白讀層。出現這種「文白混合」的讀音，是文、白界限消弭的其中一個標誌。

然而，面對新層次的衝擊，並不是所有場合都會出現「調整」。根據本文的統計，三種海南方言還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澄母字只有屬於層次I的讀法。換句話說，層次II和層次III還沒有延伸到這些字的地盤，或者在文白競爭中被淘汰了。這些只有一讀的字全部都屬於基本詞彙，例如「茶」、「廚」、「柱」、「腸」、「重」，好些更加是閩方言獨有的、或者是地名詞，好像「箸」(筷子)、「澄」(~邁)。筆者認為：在口語裡經常用到的詞彙，比較能抵抗新層次的入侵。當然，這不是絕對的規律 (參考『調整』的第一個結果」一段中所舉的反例)。目前只能說，能抗衡「調整」壓力的，一律都是基本詞彙；但並不是所有基本詞彙都可以在新層次介入的情況下，保持不變。

三種方言雖然同樣面對新層次的挑戰，各有「調整」的壓力，但它們「調整」的方向和步伐，卻有不一致的地方。這種「系統不一致」的現象，可以理解為不同時代層次的讀音表現在同一個平面上的結果。剛才談過的「沉」字就是個好例子。在白讀的層面上，三種方言無法對應。此外，本文還找到一個很有意思的「錘」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錘」都只有一種讀法，海口、文昌都讀 [hui]，瓊海讀 [sui]。前者的h是由 *tʰ 變來的，反映了層次II的特徵；後者的s則源自 *tsʰ，殆屬層次III無疑。這就造成了兩個不同年代的層次共處在同一平面的效果，如(20)所示：

(20) 三種海南方言「錘」字讀法的來源

	海口	文昌	瓊海
層次 III	-----	-----	sui (< *ts ^h)
層次 II	hui (< *t ^h -)	hui (< *t ^h -)	-----
現在的讀音	hui	hui	s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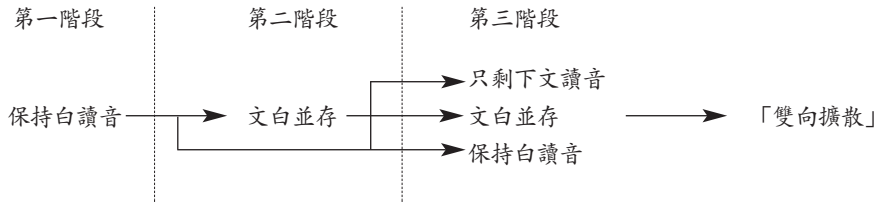
楊秀芳在討論海南島的另一種閩南方言——萬寧話——時曾經說過：「萬寧比泉漳等方言，可能借入了更晚的文讀音，不過並沒有因此而增加萬寧的文白異讀。當新的文讀音借入之後，沈重的負擔使得文白異讀在競爭中自然被淘汰了一部分，所以它表現出來的文白異讀數目不會比泉漳等方言多，但是系統顯得較為複雜而零碎。」（楊秀芳 1987: 30）萬寧話的情況和海口、文昌、瓊海相若。楊先生這裡所指的「零碎」，應該是指「系統不一致」的表現。

上文我們以海口、文昌、瓊海三種海南方言為例，介紹了層次「調整」的幾個結果：（一）只剩下新文讀音；（二）文白並存；（三）「雙向擴散」；（四）保持只有白讀音。拿幾種方言作比較時，又會發現「系統的不一致」。現在把所有分析聚合起來，嘗試作幾點宏觀的討論：

（一）「移植」是「調整」的其中一個外因：一種方言離開原居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新環境會帶來新的語言接觸，從而刺激新的語言層次產生。新層次的介入，意味著音韻系統要進行「調整」。我們認為，「移植」是「調整」的其中一個外因（external factor）。海南島的三種閩方言如是，上文提過的四川達縣湘方言島也不例外。

（二）四個「調整」結果之間的關係：「調整」的四個結果都知道了，但它們之間是否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呢？我們可以根據對音韻史的知識，把這四個結果用時序方式重新排列：

(21) 層次「調整」四個結果的時序關係



第一階段是指先民剛遷入海南的時期，第二階段代表新文讀音的輸入，第三階段就是現在的狀況。「保持白讀音」（包括層次I和層次II）是第一階段的特色，隨後新文讀音興起，形成第二階段文白並存的局面。有一小部分字沒有受到文讀音的影響，依然維持白讀的讀法。第三階段就出現了四種結果：在文白競爭的前提下，有的字丟失了白讀的讀法，只剩下新文讀音；有的依然維持文白異讀；當然還有少數帶土俗色彩的字眼白讀音抵抗了文讀音的入侵。當文、白的界線變得模糊後，就會出現「雙向擴散」。今天所看見的四個結果，其實反映了海南方言不同時期發展的面貌。

（三）以「詞彙」（字）的音類為單位進行「調整」：「調整」絕對不是以音位為單位來進行的。因為可以看到很多古音來源一樣的字，現在有不同的聲母。本文認為：層次「調整」最基本的單位是「詞彙」（字）的音類。³⁹也就是說，每個詞彙的音類都有它的「調整」方向和步伐。把這項研究和「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論好好配合，正是日後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調整」的過程沒有止息：支持「詞彙擴散」論的學者喜歡用“caught in ‘mid-stream’”（Chen and Wang 1975: 259）之類的字眼來形容正在進行的演變。他們假定所有音變都有終點。可是海南方言的例子告訴我們：兩個層次還在競爭、沒有分出勝負時，可能已經出現了第三、甚至第四個層次。層次的累積，會不斷延續下去——如果方言不至於被共同語完全同化的話。本文認為：從整個語言體系作觀察，「調整」根本沒有止息的一天。

39 徐通鏞（1991: 282-283）首先提出「詞彙擴散」是以詞彙的音類為單位來進行的，其後陳忠敏（2003）又作了若干補充。這裡主要參考了他們的意見。

五、結 論

語言層次「移植」和「調整」的道理，相信上文已經交代清楚了。在本文的最後一節裡，筆者想談談海南方言所帶來的種種訊息，怎麼樣可以深化「語言層次學」的內涵。

海口、文昌、瓊海雖然都屬於閩南方言的一支，但它畢竟和廈門、潮陽等「典型」的閩南方言有著較大的差距。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海南的閩方言不同程度地經歷了語言層次的「調整」。藉著比較海南和閩南本土澄母字的對應關係，本文嘗試重構出閩方言剛「移植」到海南時的情形，並分析了日後層次「調整」的幾個方向。筆者認為，要確認不同方言之間共同層次，就一定要找到彼此的對應規律，並且對期間的演變規則，作出說明。講求對應，是歷史語言學中一條最基本的法則。「語言層次學」只是對傳統的歷史語言學作出改良，兩者並無對立關係。

「文白異讀」最能體現語言的層次性，因此長期被視為「語言層次學」的核心研究對象。本文所觀察的三種海南方言，雖然有「新文讀層」的加入，但並不比大陸本土的閩南方言有更多文白異讀。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調整」的結果。何大安（2000: 264）曾指出：「『層次』的辨認有兩種線索，一是同一個詞的異讀，另一是系統的不一致。」文中又以石陂話為例，示範如何從「系統的不一致」中識別出兩個不同的層次。本文則強調從次方言的比較入手，以「詞彙」（字）為單位，來離析海南方言澄母字的各個層次。層次是形象是多樣的，有的以疊置、競爭的形式表現出來，有的則以「系統的參差」、或者「犬牙相錯」的面貌示人。做層次研究的不能局限在「文白異讀」一隅，因為它不是唯一探索語言層次的媒介。

和大多數閩方言一樣，海南的閩方言局部地反映了中古以前的音韻格局。但大概沒有人會認為，操海南閩方言的先民，在中古以前就遷入海南島。我們得到的訊息是：某種音韻現象形成的年代、和它傳入方言的年代往往是不一樣的。⁴⁰ 海南閩方言的情況如是，福建本土的閩方言又怎麼樣呢？

40 關於「音韻現象形成的年代」和「傳入方言年代」之間的分歧，參閱郭必之（2004a）的論述。

羅杰瑞 (Norman 1979: 271) 有個很經典的想法：“The first set of forms belongs to the oldest lexical stratum or basic word stock of Min; words belonging to this stratum were introduced into Fujian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region was first settled by a Chinese-speaking population.” 今天看來，他的話就不無商榷的餘地了。重新認識方言史，實在是當務之急。

從方言地理學的角度研究漢語方言，最近獲得很大的進展。⁴¹ 如果語言層次的研究能和方言地理學緊密配合，那一定能大大推前學界對層次的認識。好像海南方言新文讀層的形成，筆者思疑是由海口一帶首先擴散開去的，因為海口擁有一批文昌、瓊海都沒有的文讀音。但只用三個方言點來代表一個海南島，顯然是不夠的。希望將來相關資料出版後，能做一次「層次地理學」的實驗。

本文的視野只局限在中古澄母字方面，對於其他聲母的情況一概未有提及。這其實迴避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怎樣可以把澄母字的三個層次和其他聲母、韻母所涵括的層次聯繫起來？楊秀芳（1993: 839）、何大安（2000: 266）都提出過類似的疑問。的確，面對這樣的窘境，筆者仍然是束手無策。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方法本身，而是對方言史的認識太少。與其在大層次的比較上躊躇不前，倒不如多做一些規模略小、但較有把握的研究，累積經驗。到將來開展宏觀的比較研究時，那就有更穩固的基礎了。

41 筆者最近讀到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 的中譯本（賀登崧 2003），深深被書中的理論所吸引。賀登崧十分強調非語言因素對語言演變的重要性。日後我們作調查時，會特別留意民俗、交通等對語言的影響。

附錄：中古澄海字在三種海南方言中的讀法

- (1) 依「海南閩語調查字表」的次序排列；
- (2) 有文白異讀的字音，以斜桿「/」分開。前面的讀音是文讀音，後面的讀音是白讀音，例如海口話「柱」 tu^{33} (文) / $hiau^{33}$ (白)；
- (3) 遇到一字三讀的情況，我們會在注文中作詳細的解釋；
- (4) 「~」表示或讀，但沒有文白的差異，例如文昌話「兆」 $tɕiauʔ^{42} \sim tɕiauʔ^{51}$ ；
- (5) 「(?)」代表本字可能有問題，例如瓊海話「秩」 si^{213} (?)。

	海口	文昌	瓊海
01. 茶	$d'e^{21}$	$d'e^{33}$	$d'a^{22}$
02. 除	su^{21}	$ɕi^{33} / ɕu^{33}$	su^{22}
03. 箸	$d'u^{23}$	$d'u^{44}$	$d'u^{33}$
04. 廚	$d'u^{21}$	$d'u^{33}$	$d'u^{22}$
05. 柱	$tu^{33} / hiau^{33}$	$tuʔ^{42} / hiauʔ^{42}$	$xiau^{42}$
06. 住	$tu^{35} / d'iu^{23}$	$tɕiʔ^{21} / d'uʔ^{42}$	tsi^{213}
07. 池	si^{21}	$ɕi^{33}$	si^{22}
08. 遲	$si^{21} / d'i^{21}$	$ɕi^{33} / d'i^{33}$	$d'i^{22}$
09. 稚	tsi^{35}	$tɕiʔ^{51}$	tsi^{53}
10. 持	si^{21}	$ɕi^{33} / ɕia^{33}$	si^{22}
11. 痔	tsi^{33}	$tɕiʔ^{42}$	tsi^{22}
12. 治	tsi^{33}	$tɕiʔ^{42}$	tsi^{42}
13. 錘	hui^{21}	hui^{33}	sui^{22}
14. 朝 (~代)	$siau^{21}$	$ɕiau^{33}$	$siau^{22}$
15. 潮	$siau^{21}$	$ɕiau^{33}$	$siau^{22}$
16. 趙	$tsiau^{33}$	$tɕiauʔ^{42}$	$tsiau^{42}$
17. 兆	$tsiau^{33}$	$tɕiauʔ^{42} \sim tɕiauʔ^{51}$	$tsiau^{42}$
18. 召	$tsiau^{23}$	$tɕiau^{44}$	$tsiau^{33}$
19. 綢	$d'iu^{21}$	$d'iu^{33}$	$d'iu^{22}$
20. 籌	scu^{21}	$ɕiu^{33} / tiuʔ^{42}$	siu^{22}
21. 宙	$tsiu^{35}$	$tɕiuʔ^{51}$	$tsiu^{53}$
22. 站	tam^{33}	$tamʔ^{42}$	tam^{42}
23. 沉 ⁴²	$sim^{21} / hiam^{21}$	$ɕiom^{33} / d'iom^{11} / d'iom^{33} / d'iam^{11} / d'iam^{33}$	$siom^{22} / xiam^{22}$

24. 傳 (~達)	suaŋ ²¹	ɕuan ³³	suan ²²
25. 傳 (~記)	tuaŋ ³³	tuanŋ ⁴²	tuan ⁴²
26. 陳	sin ²¹ / ɕaŋ ²¹	ɕian ³³ / ɕan ³³	sin ²² / ɕan ²²
27. 塵	sin ²¹	ɕian ³³	sin ²²
28. 陣	tsin ³⁵ / tun ²³	tɕianŋ ⁴² / tun ⁴⁴	tsin ⁴² / tun ³³
29. 侄	tsit ³	tɕiat ⁴²	tsit ²
30. 秩	tit ⁵	hiat ⁵¹	sit ⁵ ~si ²¹³ (?)
31. 長 (~短) ⁴³	siaŋ ²¹ / ɕo ²¹ / ɕo ²³	ɕiaŋ ³³ / ɕo ³³	siaŋ ²² / ɕo ²²
32. 腸	siaŋ ²¹ / ɕo ²¹	ɕo ³³	ɕo ²²
33. 場	siaŋ ²¹ / ɕio ²¹	ɕio ³³	ɕio ²²
34. 丈 ⁴⁴	tsiaŋ ³⁵ / ɕo ³³ / ɕio ³³	tɕiaŋŋ ⁵¹ ɕoŋ ⁴² / ɕioŋ ⁴²	tsiaŋ ⁵³ / ɕo ⁴²
35. 仗	tsiaŋ ³⁵ / ɕio ³⁵	tɕiaŋŋ ⁵¹ ~ tɕiaŋŋ ⁴²	tsiaŋ ⁵³ / ɕio ²¹³
36. 著 (找~了)	ɕio ³³	ɕoŋ ⁴² ~ ɕioŋ ⁴²	ɕioŋ ²
37. 澄	ɕeŋ ²¹	ɕeŋ ³³	ɕeŋ ³³
38. 直	tsek ⁵ / ɕit ³	ɕiat ⁴²	tsek ² / ɕit ²
39. 值	tsek ³	tɕek ⁴²	tsek ²
40. 澤	tsek ⁵ / tsɔk ⁵	tɕek ⁵¹	tsek ⁵
41. 橙	seŋ ²¹	ɕeŋ ³³	seŋ ²²
42. 呈	seŋ ²¹	ɕeŋ ³³	seŋ ²²
43. 程	seŋ ²¹	ɕeŋ ³³	seŋ ²²
44. 鄭	tseŋ ³³	tɕeŋŋ ⁴²	tseŋ ⁴²
45. 蟲	soŋ ²¹ / haŋ ²¹	haŋ ³³	xaŋ ²²
46. 重 (~複)	soŋ ²¹ / diaŋ ²¹	ɕoŋ ³³	soŋ ²²
47. 重 (輕~)	ɕaŋ ³³	ɕiaŋ ³³	ɕaŋ ⁴²

42 文昌話 [ɕiom³³]、[ɕiom¹¹] 都是文讀音，[ɕiom³³] 地位不明，[ɕiam¹¹]、[ɕiam³³] 都是白讀音。

43 海口話 [siaŋ²¹] 是文讀音，[ɕo²¹]、[ɕo²³] 都是白讀音。

44 文昌話 [tsiaŋ³⁵] 是文讀音，[ɕo³³]、[ɕio³³] 都是白讀音。文昌話亦如是。

引用書目

-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話：海南島方言調查報告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丁邦新 1992 〈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 23-39。收錄於丁邦新（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88-208。
- 丁邦新 1998 〈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並論國語聲調及閩語唇音聲母演變的兩個問題〉，《語言學論叢》20: 149-165。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89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 101-152。
- 何大安 1987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臺北：大安出版社。
- 何大安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9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何大安 1990a 〈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以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4: 845-867。
- 何大安 1990b 〈海南島樂會方言的口語音系〉，收錄於《金祥恆教授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論文集編輯小組，頁 33-42。
- 何大安 2000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 卷特刊: 261-271。
- 李如龍 1985 〈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語言研究》1: 139-149。收錄於李如龍（1996）《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頁 83-96。
- 李如龍 1995 〈論閩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研究》11: 15-35。收錄於李如龍（1996）《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頁 52-71。
- 李 榮 1965 〈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收錄於李榮（1982）《音韻存稿》，北京：

- 商務印書館，頁 107-118。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袁家驊等 1989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光宇 1990 〈海口方言聲母的由來〉，收錄於張光宇《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 32-49。
- 張盛裕 1979 〈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4: 241-267。
- 張盛裕 1982 〈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方言》1: 52-65; 2: 129-145; 3: 196-202。
- 張盛裕 1995 〈潮陽方言古全濁聲母今送氣與否的探討〉，《中國語文研究》11: 195-204。
- 張 琨 1993 〈海南閩南語的聲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1: 65-82。
- 梁猷剛 1984a 〈廣東省海南島漢語方言的分類〉，《方言》4: 264-267。
- 梁猷剛 1984b 〈海南島瓊文話與閩語的關係〉，《方言》4: 268-271。
- 符玉川 1996 〈古代移民與海南方言〉，載詹伯慧、李如龍、張雙慶編，《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20-28。
- 郭必之 2004a 〈辨認漢語方言語言層次年代的幾個問題〉，《中國語文研究》1: 16-28。
- 郭必之 2004b 〈從虞支兩韻「特字」看粵方言跟古江東方言的聯繫〉，《語言暨語言學》5.3。
- 陳忠敏 2003 〈重論文白異讀與語音層次〉，《語言研究》3: 43-59。
- 陳鴻邁 1996 《海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賀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禮譯 2003 《漢語方言地理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雲惟利 1987 《海南方言》，澳門：澳門東亞大學。
- 雲惟利 1996 〈海南閩語聲母的特殊變化〉，載詹伯慧、李如龍、張雙慶編，《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38-47。
- 馮成豹 1992a 〈海南瓊海方言記略〉，《廣東民族學院學報》2: 41-59、82。
- 馮成豹 1992b 〈綜論海南話若干特點〉，載梁東漢、林倫倫、朱永鐸編，《第二屆

- 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62-268。
- 馮成豹 1996 〈海南瓊海話聲母的文白異讀〉，載詹伯慧、李如龍、張雙慶編，
《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48-59。
- 黃谷甘 1998 〈論海南話的聲母系統〉，《廣東民族學院學報》2: 27-33。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楊秀芳 1987 〈試論萬寧方言的形成〉，載《毛子水先生九五壽慶論文集》，臺北：
幼獅文化公司，後 1-35。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載《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
社，頁 823-849。
- 詹伯慧主編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蘇雲峰 1986 〈海南在中國邊疆發展史中所呈現的特色——以臺灣為比較對象〉，
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85-107。收錄於蘇雲峰（2002）《海南歷史論文
集》，海口：海南出版社，頁 1-27。
- Baron, Stephen P. 1983. "Chain Shif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Problems of
Motivation and Functionality."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2.1:
43-63.
- Chen, Matthew Y., and William S. Y.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2: 255-281.
- Hashimoto, Mantaro. 1960. "The Bon-Shio (文昌) Dialect of Haina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Structure (First Part: The Initials)." 《言
語研究》38: 106-135。收錄於橋本萬太郎（1999）《橋本萬太郎著作集》，
第 2 冊，東京：內山書店，頁 483-514。
- Ho, Dah-an. 1996. "Stages and Strata in Dialectal History — Case Studies of Heng
County, Da County, and Shipo." In James C. T. Huang, and Audrey Y. H. Li,
ed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215-234.
- Kwok, Bit-chee. 2003. "The Role of Language Strata in Language Evolution: Three
Hainan Min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Stratification of
Loanwords." Hong Kong: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 4: 268-274。
- Solnit, David B. 1982.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outh China: The Case of Hainan Chinese, Be, and Vietnamese." In Monica Macaulay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p. 219-230.
- Wang, William S. Y., and Chinfa Lien.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In Charles Jones,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pp. 345-400.
- Yue-Hashimoto, Oi-kan. 1976.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Tai Connectio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6: 1-9.

Transplantation and Adjustment of Language Strata: Evidence from Three Hainan Min Dialects

Bit-chee Kwok^{*}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flex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Cheng-initial in the three Hainan Min dialects of Haikou, Wencheng and Qiongha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adjustment” of language strata. Three main strata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the Hainan Min dialects. Interestingly enough, two of them show correspondences to the mainland Southern Min.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oto-language of Hainan Min may not be homogeneous in nature, but rather contains two different strata instead. Another stratum was introduced to the Hainan Min after frequent contacts with Cantonese.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three strata have led to several outcomes: (1) only new literary readings being preserved, (2)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readings still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4) only colloquial readings being preserved.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he phenomenon found in Hainan Min have enhanced our knowledge of language stratification.

Keywords: strata, transplantation, adjustment, Hainan, Min dialects

* Bit-chee Kwok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t Academia Sinica.